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書

上宰相書七

上何宰相書　梅文安公

某竊聞事未難無以見君子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若是君子去者非欲苟異於人也居無事時眠揔食息語默步趨人而已矣惟世有危疑擾攘之變人輒顛忌震駭氣乱而識不明首鼠兩端倜儻不及所趣舍吾獨正色耿耿辨是否不少貶卒使它議莫吾奪方乘為攻心事定功成社稷有恃然後人知此君子為可貴耳雖然道之有君子有小人猶一氣之運有陰有陽也陽者奇陰者偶故世之君子每少小人常多即千百人中得一君子焉非直可尊直可慶何以言之昔者成王踐阼之初承文武之遺業治商之遺民命令恩威未素信於中外而周公獨以公忠直道冒衆疑而攝其政則將設官分職制禮作樂頒度量明

至汲一天下而朝諸侯者非不美事非不茲矣然而四國謗之成王疑焉為周公者方且如鴟鴞之譙其羽而左右莫之翼方且如狐之跋疐其胡尾而進退有所難語迹之危亦既甚矣而卒能優赤舄掖袞衣不失几几之安大慰公歸之望者豈徒睍睆之音遂得以自明哉是時在廷之臣為保而賢如所謂召公固嘗為之不悅矣能以智哲人如所謂周大夫固嘗為之思四國矣又嘗為之刺朝廷之不知矣其次如諸史百執事之衆又嘗為之噫歎以信金縢之事矣夫自賢而保智而大夫衆而諸史百執事一皆凜然變色辨其忠義不可誣而莫敢流言以厚誣公者管蔡商奄數小人而已是以天之威不得不為變動而成王之心不得不為感激而悟也向使是時為保為大夫為百執事者類皆婪猥邪佞助為險譖以詿誤上聽則公雖聖也其能免投杼之疑乎事之幸不幸固有如是者矣豈不大可慮哉日者群小朋黨相為表裏敢蔽太上聰明種種姦作自恃根株

邇緒末努勤撫藩靦外廷略無疑畏一言近正便以異論目之斥逐推沮力不來我由是僅存以爭貴者萃一時縉紳噤默之流習偷養諛相謂得計一朝寇至則倉黃竄逆無復君父之念幸未發覺者亦輒內顧無兵無食無兵闕然唱行營之議矣想見當時事窮勢迫如值滔天之浪人力弗加惟思走避非有巍巍堂堂具神禹之智者出而當之民其魚鱉久矣語功至是不在禹下清議昭然誰可蔽者獨聞抗論之始頗面折諸老生虜知中國有人或深畏其用事每一念至中夜激起切爲天下危之頃雖假量汪洋心事卓犖大任所屬神明扶持決非小人可譖可害特爲天下過計者未能釋然無慮也恭惟某人以孟子浩然之氣運夷吾天下之才蚤踐華塗巳隆偉望著攄忠讜晝不顧身去國累年淵蓄彌厚迨膺簡擢拜倚副具瞻屬賴指縱尚勤諮憚所冀行智勇於功名之外立威信於兵食之先比君子雖和而不同取小人雖嚴而不惡前此見幾而作爰莫助之於是善

刀而藏維其時矣其猶介然狀雅苟省私當公有爲恨身在外
今者誤蒙除召將遂承教門闌以寬曠昔之所慮也敢贄此以
先伏望鈞慈俯垂鑒念

上吳少宰書　　李忠愍公

恭竊謂公道不行久矣賢俊老於孤寒爵祿私於權貴雖容軒
陛者顧乳臭之未除翱翔臺館者曾丁字之不識假包苴以爲
進用之階倚宦寺而無廉恥之節其如此者械飛周行凡有識
知莫不嗟恨間有剛方純懿端亮坂達英特之士才堪世用德
符人望勢冷援薄影沉聲匿或廢於林泉或落於州縣或陷於
黨予或誅於典刑或委於空閑冗散無用之地剪剔松菊珍普
蒿棘吁可歎哉比者犬羊犯順中外騷然國勢沉微皇威不揚
上皇憂之日召廷臣咨求至計往往杜口結舌流汗相顧惟閤
下首決大策援立聖明離位中天萬物咸覩固足以慰生靈之
望挫戎狄之氣俾國家億萬世無疆之休矣天子慨然登閣下

於揆路蓋欲整頓朝綱收還威柄疏煩擾之令禎苛刻之政蠲
酌祖宗休德以飽元元則夫近參献納遠扞邊垂或觀風於一
路或專對於四方以至臺察寺監之司郡縣之職尚多曠乏豈
不以人才為急耶某河朔之鄙人咀嚼經史組織文章積有日矣
烝之始作尉北門抗塵走俗殆非夙志側聞皇家廣張科目
鈎致豪英遂私褫舊業復試有司持衡者過謂其文無近時龍躍
褎示之氣擢寘異等即蒙朝廷以儒館處之未幾以道經篳闕
罷其初得之不以勢不以利不以親戚故舊其罷之也又不以
罪待命半年未蒙收錄雙親垂白二兄三弟既有婦又有子矣
血屬一百指朝夕嗷嗷曾不得一飽雖非前所謂松筠之比者
其羨慕榮寵豈至甘落衆人之後伏遇妖氛弭戢朝路光明公道
復行人才輩出而貪庸險佞者鉏汰不暇素負卓犖之行忠鯁
之稱者雖困躓埃塵謫伏煙瘴汲取而用靡闕虛日此某所以
撼頭自許不卜而前也惟覬閣下博采輿論俯照蕪蹤使一

民有失所之嗟四海有不滿之望實寒士之一幸

與史相書　　蘭陵孫公

某去國四十年雖無門下平生之素而投老待盡之身已在相公包荒納汙之地矣共惟太上皇御極三紀一日斷自聖心追述堯舜禪讓於數千載之後新天子踐阼大丞相登庸感會千載親逢一旦得時得位固已如璽制之所稱揚而縉紳秉筆之士道古今而譽盛德者亦已畢陳於前矣某竊謂一得之愚庶幾有補於万分相公試垂意觀之某伏見靖康之變二聖播遷中原陷没入蕃皇族二百州生靈皆被其毒而御營司都統太李生伏闕廟堂諸公拱手坐視其成此禍高官大職生榮死哀無一人以誤國得罪者於是好勝樂禍之人朋附益衆相師成風投袂斫鐏踊躍用兵或欲折又箠笞其背或欲請長纓曳其頸或草檄書聲罪或折辱其使者以快一時之憤顧不壯哉而激怒強敵挑鼓兵端誰當任其禍者夫強弱衆寡之勢如東西白黑

三尺童子皆知之矣度長挈大惟有南北解仇可以紓君父宵旰之憂赤子盱脰望地之害又須人主屈己遣使尋盟有司聚財輸納賄賂可以營廢田矣當廣募耕種之夫可以蒐飲卒矣當力選驍勇之士教習氣械待其精儲峙金穀待其富昔國家閒暇無事之所爲一朝一夕之所能辦而當政用事者多矣次選擇進無得君者一人與聞之一人毀去之泛泛然如寄客視吾身且不自保安能拂衆人之情求易至之責待未至之功也又自度它日之禍未必及之故不若雷同和附寄之後人今者相公以潛藩之舊爲天子股肱心膂之臣舉世譽之何所加舉世非之何以損倚注之重屹若巨石不可搖動其所謂寄之後人者相公當之矣所以啓事所陳以爲分莫大之寵非所以爲寵也昔項羽背義帝之約王沛公於漢中諸將皆怒請戰獨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帝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兵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帝於是慨然趨駕漢中張良因勸

燒絕棧道示羽無西意當是時雖有蕭何之謀張良之智不能以弱為強抗項羽亦明矣其後何薦韓信拜為大將良請遣使連英布分地王彭越垓下之圍三將併力遂破楚有天下自今觀之迂蜀燒棧人見其趨然卷甲遠去以避其鋒而不知滅楚之計已定於此一隅之地矣知彼知己善始善終謀國者固如是乎其老宜死尚譊譊獻其愚者它日戎馬在郊大將忽有乘輿視師之請則言之無及矣干冒威嚴汗流至踵

與范丞相書　同前

某去年承乏平江側聆相公召歸中司候伺造朝馳書賀喜竟何獨罪罷去攜妻東竄伏三吳大澤中不敢復以姓名通於執事大人之門亂定覩舊移書訪問生死傳聞相公進位大丞相不覺欣然拊髀而起退而裁書誦所聞庶幾區區千一之慮書成復毀至于再四卒不獲已願效其愚其竊覩崇寧以來士大夫徇名失實皆埒然不適於用其流至於靖康建炎極矣故今

日之亂且置元豈元協力論宜度時之所宜爲者急起而趨之如救焚拯溺不能龜常祖故以亂救亂天下紛紛何時而定也四夷侵暴群盜相挺而起所宜畫一寵戰士以效命致忠而責讓董以言章擯斥於清流之外激怒姦雄蹈白馬之覆轍時危多故賢者避世所宜激賞忠義共立於王朝而厝又以恬退蒙恩擢進學士以國士大夫全身遠害之謀財計之臣惴惴然恐以乏軍興得罪而王琮以不鏤通監書最校能運使何其緩而不切也防江置使防遏又置使州帶鈐轄又兼安撫平江又兼制置常州小郡安撫司使臣至有百余輩官乱民貧所宜和爲甚而敗天長江陰爲寶尤爲撫理兩州既失兩縣租稅之入兩縣又紛然建立官吏乃募使令括擾祿廩捆置公使獨任一州供億之責誅求百出民不堪命此何爲也其去秋寄家湖上居蘇常兩郡之間外調防江之夫內嚴防城之具盡錄公私材木以爲戰艦輿撤廬舍以廣塹斬伐丘墓以捌樓櫓掘地陷馬編木

為大姦堅求為報斂錢犒軍搭取繒帛為犒之屬凡戰守之
備脩舉上遺而民力亦盡夫盜入境將吏望風委之而去凡前
二守之勤勞而縣之備禦策以上應詔旨下以誑誤邦人故其
人之死者十九夫京師太原天下之金城湯池也尚不能守胡
不明示邦人徙避之計以全其財賄而在官者又恐以無所為
而得咎故寧大壞至此也虜騎入蘇常不滿二十日而成方郭
吉劉遂張威武之流皆防江大兵塗炭一路積七八月而後定防
江本以備虜也虜欲至則潰散而為盜虜已去又招安為兵既
往之取可以為鑒而劉光世防江之師又至矣淫名空實其禍
至此可不悲哉恭惟某官盛德偉望尊顯三朝他日大廷彌上
之言諫疏論刺宰相之跡天下傳誦以為口實今以天下宰居
其位行其言必有以大慰斯民之望然今徇名之大患有二三
退求去則四夷倡狂群盜推剽社稷危亡之憂生民塗炭之禍
未易以歲月宗也靖康之初大臣樹黨無恥揃督爵如用泥土而

姦言飛行之徒上書闖進取者所在如市狂誕不根往往報聞
則詆訾君父謗毁大臣以逞其不肖之心與亂造訕更唱迭和
鼓惑群小激怒釁士馴致錢塘伏闕之變比由劉伏其誅而人
猶以為冤皆此輩為之一患也建炎以來宰相第行臺諫風旨
令日行其人言而罷之明日用其人言而黜之凡所施置曾不
得一舉手俄而邊遽上聞則又以罔功之罪攻而出之矣是其
言果出於正邪此賣直釣名於一時而陰欲進其所厚善者亦
二患也去此二患必以飾非拒諫負天下之謗二患未除則群
言亂正必致誤朝之譏然則奈何嬴秦之亡也劉項相距於滎
陽京索之間天下之士不歸漢則歸楚高帝納用群策雖麾下
騎士亦時時問邑中賢豪至於駕馭群臣則踞床洗足溺冠罵
項所謂盛服先王諫諍之臣亦嫚侮而不信何者謀議之臣內
有良平腹心之臣將帥之臣外有信越爪牙之用一身之勢合
而無間或賞肴於食前或排闥於卧內附耳而談躡足而語如

疾痛苦辛功於肌膚手足不期而自至故能蹙秦誅楚以成帝王之勳彼其伏青蒲冠獬豸讜說於陳說詩書上章謹諱以應故事固高帝之所大罵而不信也今朝廷得一韓信以為將帥言者必曰寄食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今拜為大將而一軍皆驚則必黜之矣又得一陳平以為謀臣言者必曰事魏不容事楚亡去受金盜嫂反覆亂臣今拜為護軍而諸將盡讙則必黜之矣陳平韓信之賢設世不可得幸而得之不為用用諸生則不能闘而尾生孝己之行又亡益於存亡成敗之幾依違固避以苟歲月主上一旦赫然責宰相以扶顛持危之效而公車北闕之章白簡皁囊之封又踵而至矣為相公計當以身任天下之謗訕革去浮名文具之害政探究天下治乱之實今日用其人明日行其事造膝開陳勿疑勿貳如勾踐之信種蠡齊侯之信管仲凡迂闊難行之論譊譊無稽之談不得一言入於其間庶幾有立於天下而大慰民望不然去就當

義不可則止庶自辱焉其更有深於此者而不敢言也

上時相書　定庵居士

月日具位陳公輔謹裁書再拜獻于相公閣下公輔切聞天下無事好更易者謂之擾民非安民也天下多事樂因循者謂之昧变非識变也今國家強敵侵邊寸外凶凶不可謂無事豈曾樂因循哉執事以非常之才立非常之事但周無過也天下延頸舉皆日望惟新之政而數日寂然不聞亦恐已有定謀但遲遲未發然以勢觀之似不可緩試爲執事言之夫治天下之具不過二者曰人與法而已法足以治人足以用則天下不復有危亂之憂今日之事至此必以法有弊而不足治人多姦而不足用豈不思所以更易之耶夫盜賊役征求百出爵賞紊亂紀綱隳壞皆非祖宗之意法之弊者未易一二數今縱未能盡取而更之且當下令議因革損益之所宜以慰天下之望至於人之懷姦蔽惑一人聰明而背公營私偷合苟容歛怨於民爲誤

國之大者亦未可一二數此豈可不蓋其罪而斥逐之哉伏望
執事者當然有為以身任天下安危日與今天子審擇明辨斷而
行之為定宗廟社稷之大計毋或拘於小節暗於大經慮違道
君皇帝之情也況道君皇帝剛明勇決古人不及感悟前日之
事已下明詔痛自克責所謂聖人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
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若天子以今日之事所當行者告而行
之無不從者是乃所以為帝王之大孝也如或執事未欲獨救
此議更當與同心協戀之人謀之不然擇士大夫中有端直鯁
亮能言天下事者置諸臺諫使天子日聞嘉謀讜論法之有弊
革而新之人之多姦鋤而去之如此人心無不悅士氣無不振
內外一心遠近同力因以講守戰之備則豈不可以勝夷狄哉
然後擇一能專對之士以禍福利害感動之彼知吾中國法既
足治人既足用其勢必不可侵侮豈得不聽從哉以是講和可
斷然而定矣人以是知夷狄為可畏以公輔之所見似不足畏將

在圖之於早而已古語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執事深擇之公輔再拜

上宰相書　　陵陽先生

某幼而喜為文至今二十年矣於文無所不觀始誦其言中探其義終明其道其言則自簡編以求凡可以使人悅心動目者皆是也其義則季士大夫類能言之矣故我而不論而獨論其道焉夫文何以為者也聖人所以探深索隱而化天下者也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輔而翼之者相也鋪而陳之者卿大夫也而士不預焉夏商以前其文逸矣然見於後世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則皋陶益稷伊傅之所作也當是時不聞有御大夫以文顯於世而況於士乎彼非有所不能也文事與於上則在下者無事於此也今夫易之卦爻則是聖人所以開物成務者也詩之風雅則是聖人所以移風美教者也書之訓誥則是聖人所以裁尊數命而春秋之紀事則是聖人所以勸善懲惡

者也此數者皆聖人所操持以為化天下之具則士安得讀其間哉周衰開物成務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彖而象之勸善懲惡之道不行於上而後孔子筆則筆削則削以至移風美教之道不行而後三百五篇定焉敷奏數命之道不行而後百篇敘焉凡孔子之所條皆上述堯舜禹湯而下述益稷伊傅以示後世而已非有意乎自為文也後之學者不求其道而求其義不求其義而求其言求其言者斯為下矣而向有不能盡窺其於道豈万分之一乎嗚呼自六經而後文躰何其多变也其源皆出於六經而寖失其躰是故學彖象者其流則為論為議學筆削者其流則為傳為記學三百五篇者其流則為箴銘賦贊學百篇者其流則為表奏疏檄又於其間增之以浮夸雜之以靡麗則文之用於下者多而施於上者寡矣故後世工文者率皆布衣窮居之士而時君國相以是為歷飾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至是而為一小技亦豈不深可惜哉宋以文德為治今

上齊文益高赫赫昭昭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又與於家而用相公伏惟相公以大儒經世之文當元宰秉鈞之任以昌言則益稷以賡歌則皋陶以對揚則傅說其設之於政事則又兼前代之軌模稽遠方之瞻聽蓋道之不行千有餘歲矣於此時而吾君神明於上吾相輔翼之於下則是万世之一時也以今準古士雖興頑於文然上既責學者以古聖人之道而士因於斂書其文不能近六經至有漢晉之弊有志之士咸知惡此而獨未有推言之者其不偷以爲當万世之一時而不言則古道當何時而興耶方今去夫子已千歲所去夏商則又遠矣如欲恢復古道必將自其言始使立言者其辭稍近六經則於道或得其一二下焉不爲漢晉之文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其非小補也故嘗著書八篇粗論其事既以上登閤矣又以其亂獻諸相公竊覩自漢而下雖世所謂賢相特以簿書期會爲急未有入此者也惟先正王文公數爲神考言之則其今

日所望於相公者豈淺淺而已哉某一介之鄙儒投其先以瘉人前歲上書記得附試是時相公位在黃門事之本末所見見世聞之道路獨嘗虛借一言之重然而命窮力薄旋觸罷今三年矣而猶汲汲未得入仕之路誠見有道之世雖毫芒之才皆得收用故未勿深潛遠引而復為今日之來則今日所望於相公者又非前日無意於人材者之所為也昔王文公之為相也諸生有係績者著書數十篇言時事文公取以聞上而官於朝蓋古之人以道自任者必旁求山林之士以為用是以豪傑交歸之而功業著於天下今某樸陋固不足以言世務然其謬不為無補而相公方率循文公輔翼神考之道以佐聖主某也不佞願以其不肖之軀為山林之士先爲惟相公取一篇之書而省覽之如可觀采亦以言上不勝幸甚

再上宰相書　　同前

其聞三代而上取相於學校三代而下取相於山林昔聖人之

與學大為之綱小為之紀豈故樂為是紛紛哉以為非獨吾百
執事咸出乎此故斷其本以俟其實而增其貴以發其光方其
弦歌鼓篋居乎辟水之上則已有公輔之器矣及其莪冠曳帶
立乎本朝則又有公輔之望矣一朝舉而興帝之載其名高故
天下服之無異詞其德成故天下從之无觧射考三代之盛時
后惟時又相亦有終道同俗一蓋其所以致之非一旦暮之力
後世庠序廢於天下士未嘗有素養也一旦取諸山林之中置
諸左右彼其素所蓄積無以服天下士大夫又況二三其德尚
奚責其尊上帝之心哉昔人論與學者鮮克知聖人之用心在
是也惟我神考灼觀古初始闢學舍始約賓法要有希世之人
為時而出方其實我先輝在神考時論士於學則首得相公焉
及其名高德成在今上時取相於學則首得相公焉蓋自神考
長育成就冀得元儒以遺今上至今日憑之矣噫去三代千餘
年而復有三代之學士安得不躍手蹈足以頌其事哉此其所

以不自薄茲亦得以引納而長言也伏惟相公姬旦之德召奭有不能如孔氏之言卜偃有不能闡天下之士爲能窺万分一惟其直道是循謀上合乎吾君嘉猷是告澤下加乎吾民於是位爲洪化職爲秉鈞其擴素業以增九廟之固以恢万世之功自今始矣當軸未逾月也執贄而見者无慮數百人已仕者慶於朝未仕者慶於野知古風之復振也某區區鄙儒投趾無取嘗一登內閣遽被斥去歲華五閱尚困無聊適覩殊休竊自慣勇思一吐其胸中之所欲云是故詣大丞相而忘其賤見大君子而忘其愚伏惟俯仁作纓以汲其窮垂義爲梯以階其進雖極愚至陋敢忘圖報哉輒冒威重不勝戰汗

再上宰相書　同前

某聞世治則綴文之士聚於朝道否則綴文之士散於野聚於朝則爲典爲誥爲雅爲頌其文施於當年散於野則爲歌爲謠爲風爲騷其文傳於後世施於當年則爲國華傳於後世則自

取名而已此明君所以側席求言所以旁求也又不但如此也自古姦人雖有害治之議而巧飾非之辯則亦妄能誘一世而從之惟言足以載其僞而辭足以行其言如持錦繡覆諂陷穽之上人知錦繡之悅目而不知陷穽之隕身也則從之者衆矣此言之所不能諭威之所不能禁也聖人在上治具既設盡取文士而黼黻之如持錦繡丟于九軌之道則人之從之也孰禦焉當是時也異端邪說雖欲遽起譬如蛙蚓欲鳴而疾雷方震則聲銷跡絕不待屏去故文明盛於上則姦言熄於下此聖人之秘術所以陰弭天下之巧言也由元豐以來治具既美矣往者異端邪說乘間而出其源一不在乎他在乎未有以勝之也某少而學爲文恥以自娛年大以求始知文之功烈參於治躬小人得之則足以掩正道君子得之則足以銷姦言蓋非特爲書生筆業而已異時書莫生或知此使世之人目爲小技豈不深可惜哉伏惟相公格天之功贊元之烈赫赫如此其未思無知以

所聞於六經者所見於當世未知三代之盛視今日何如尔若經天緯地開物成務致文之實而辨儀制器正名審音致文之用蒐英獵俊聚成極文之世向之異端邪說已盡屏去後之異端邪說莫知其不復乘間而出矣可謂昭旦之後得聖人弭菽言之術者一人而已然則一夫不獲阿衡之所耻一士不聚相公之所念也其洪恩下材不足以辱下士頃歲為書推本文事以獻左右身賤耳踈不蒙照察今年游梁會有薦其文者故敢飾說而干三公嘗竊論之會運之機過於長戟勁弓堅貫之詔賢於元勳宿將文之不可已也如是裴晉公不喜於平淮而喜於韓愈之碑李衛公不喜於平潞而喜於封敕之制非功之難能明其功之為難也竊惟明多文士必有辨其事者然欲聚而不遺則如其幸韋顧趨下風雖無足用於發明正道以碎菽言勉盡未盡處豈無補乃分哉幸少加拂拭焉庶令盛世獨為林下水濱之文以自娛意而已意踈言拙罪不容誅不勝惶懼之至

上韓相昉辭換官書　　洪忠宣公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而以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也徐庶從蜀先主母爲曹孟德所獲以方寸亂而遂辭孔明相善亦不止烏震歸唐莊宗母爲張文禮所執雖手鼻斷而不顧求叔以爲大不孝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穎谷封人職之至卑者也猶愛母而舍肉翳桑餓人士之至困者也猶念母而舍食烏有返哺之慈誰子作訓以稱其孝梟有凌噬之逆漢帝作羹欲絕其類伏惟執事少賜詳察度其心而處其焉重念其踰越險阻万里尋盟備嘗艱難一終聽命既更成而不結遂懷怒以相侵使在其間禮不當執從事宿留方而至遇雷雨作解而蘇矜其困窮俾之換授德雖至厚然日月不照覆盆情固可哀彼禽獸猶知有母恐負終堂之痛長懷陟屺之恩憂極腸回泣盡目腫於親有害在義當辭湛恩雖等於丘山丹懇敢控于廊廟頓推惻隱藉報劬勞終養有違已愧烏之不若

貧殘餐不顧茲比衆以何殊儻蒙台慈特垂錫類則百歲老母不虞被戮之寃而一介行人得伸求諒之忠爲視而延何憚乞憐惟命之從豈敢逃死

上宰相書　　縉雲先生

某聞窮困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此古今之常談在某之身最爲切至何也某曩者一至闕下殆今蓋十有二年當時自丹稜令而得萬州超資躐等溢其意望固已過　大丞相拔擢之恩矣到官視事頗自竭其介介之節期無愧真相司者不之察也直則以爲抗誠則以爲安貧緣猜嫌輔以讒間遂蒙重劾吏兵不滿數十無以給使令而劾以跋扈承安撫司行移閱保甲也而劾以募兵趙諗恭州人其貧人也偶與同州方諗爲逆時某固未受生甚者劾以爲我諗遺類攜屬蕩空無所根據然其設意必欲盡其族類乃已當是時毒焰熾烈大日在遠家族性命把握於倖怨者之手將求即碎之也雖有天地何能覆載雖有

父母何能生育哉　大丞相端坐朝堂洞視萬里事情真妄如在目前一日開徑狂而出之然後家族再保性命更生然則謂大丞相之於其覆載之德踰於天地生育之恩過於父母者孰不以為信然耶自是以來盖又十年矣屯邅狼狽再丁家難由是不能一造朝廷嚙指雪涕仰謝大恩然其中之所存豈不假然知所歸嚮哉今者困頓所迫猶敢冒其僭慢之罪私有所請某家本窮空方幸得祿仕時僅糊其口失祿以來重以患難丐貸閭里以活朝夕及其父世朋友殆至踈弃親戚尋亦厭倦敖敖待哺二百餘指惘惘然無所圖矣窮困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今日之急捨　大丞相其尚誰告哉切見某官闕員已久其履歷州縣二十餘年吏事既多因曉文法若蒙陶鑄此闕則今日拜命明日得祿拯其飢寒無便於此設此闕已有所授止得宮祠粗霑微廩亦足以助其旦暮之急使因此濟贍得不遂塡溝壑尚須叩首飭躬之下而致其懇然後退伏田畝死無所恨易

言十年乃字十年不克矣蓋言其久也其亦蹤跡蹭蹬殆將十年不為不久矣丞相前日既已推肉骨返魂之恩矣至於振其六之絕俾遂視息於世蓋若終始一事惟其欽愍曲賜矜憫情迫意切冒瀆尊崇無任戰灼恐懼之至不宣

初見秦丞相書　金華先生

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而為之有成者所什一其無成者毋八九非暗而不能見幾者失之則畏而不能董者敗之蓋事有始若害而終利者近若可疑而久乃信者是以蘊獨見之明必有負俗之累故一子產耳而國人好惡為之三變然君子當此不恤也君子之不恤者顧豈直情而徑行者哉妙用渺於無形而至理寓於莫測及其効驗而意白則天下欲歸之以智名而智名不足盡也欲歸之以勇功而勇功不足進也如泰山浮物而莫覩其運動如化工生物而莫察其刻雕當為其所不可不為而常止其所不可不止吾無私心焉此經濟之極摯也其不彼

辯此熟矣張子房之於漢高蓋天授也相與圖回大業固已先定於草昧不待極明而後决也是則謀宜審而必可久也乃或所能而旋封方知而遽戰觀其借箸發色以詆六國之立非不切矣未幾而旋封韓王遣使畫疆以從鴻溝之約非不堅矣而遂戰垓下何苦為是紛紛哉傳曰能定然後能應夫天下豈有一定之事耶子房其素定者在於必勝而其泛應者將以通變也寧肯膠柱記劒爲事之所囿乎孔子固惡小人之果者矣蓋能定者乃可與權而可與權者乃能酬酢方有而無遺策然權者難言也惟知周公之由而當為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而後可議權矣恭惟相公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破天下難破之論而去天下難去之患優游談笑善刀而藏莫見有為之迹自古未有當今日之多故而政出中和厭難鑑異如相公敵且裕者也是無他自處既素定而應變能達權故也昔魯之禍莫烈於陪臣而孔子一用而隳名城出藏甲竭璧而不敢逆唐之禍

莫列於藩鎮而裴度一起則承宗斂手削地韓洪輿疾討賊裴羸而不敢後其故曰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然而非相公則未易辦也其蜀士新從万里來念天下一家而宰相固用天下者也士蓋無嫌於求宰相而宰相亦無嫌於收士特在於量材器使之耳况其嘗污陶鈞載恩紀者哉輒斷固陋之說以爲贄贄之藉寬而不誅幸甚

上趙丞相元鎮書　同前

某再拜上書僕射相公執事竊謂今天下之勢爲可爲而醜虜方至於鴟張竊謂今天下之勢爲不可爲而生民當遂於魚爛如此則聖賢經濟之理無所施而社稷安危之寄無所任矣一切拱手畏縮消亦俱靡豈不誶哉竟者殫智極慮亦將有就乎某不佞請謁事情昔曹操據中原形勝之地而卒不能建平蕩之功劉備以一荊州而遂成進取之計自劍而南遂爲漢氏王導據全吳盛大之區而卒不能幾恢復之業祖逖以一豫州而遂成

進取之計自河以南還爲晉土顧有可爲之勢如探与道耳而終以無成無可爲之勢如循與欲而乃克有濟盖無不成敗在吾人而不在天下故也彼勢之有可爲有不可爲者皆吾人有以致之亦觀虜非素能彊張也而吾人實使之生民非遠至魚爛也而吾人實速之嗚呼自兵禍作十年于茲和戰二者如之何猶未有定論也大臣以此而決爲進退小臣以此而伺爲用捨天下日益急將安所稅駕乎首鼠兩端之徒群御爲之盡力士夫獨不欲戰孫權赤壁之役李朝爲之争屈而周瑜獨不欲和是則才不足以制勝於未戰之先而謀不足以排難於未和之表徒馳騖於事爲之末禍福殆亦未有所分也其禍深傷心矣事未可以一轍求而情不可以一乾得戰未必爲是而和未必爲非要不可令敵執其權而反以制我欲戰而戰欲和而和涌行無累然后國吾之國也否則我欲和而敵方來渝乎敵欲戰而我亡一夜再命其猶能國乎故講媾之和無益於天下之亡以

權在漢也成皋之戰不免於汜水之衄以權在楚也其太公返孰矣莫若急自治以收廟勝之權權尚在我戰則為光武和則為勾踐何苦至是岌岌哉嘗觀陳平摧呂安劉而智不形霍光擁昭立宣而識不遠何者患去而國不知功成而身不禍光有愧於乎矣是故善用智者如盤中走珠旋轉曲折無不脩意不善者如泥中鬬獸陷穽狼籍勝佳負非相公甚雖一洗吾人之藩耶無御恭謨之論復中於今日而纘朝之謀重措於後世乃從來望相公意也日中必彗操刀必割相公幸無忽

書

上宰相書八

代人上秦相書　　思齋先生

某不肖嘗學焉復乎詩書之際以觀天下之變然後知閤下其用不能而為力之難也今夫天地之運煦然若吾知其為春舒然者吾知其為夏肅然者吾知其為秋斂然若者吾知其為冬來莫知其所從去莫知其所終動者植者由之以生死出入而莫見其朕此非天地之所以妙万物者歟往者变乱之興譬如震雷急雨之驟至勢將傾四瀆而覆之閤下雍容其間若無所用其力一旦雷止雨霽八表清明天下朝危於乱夕安於内而不知為之者盖与天為徒者也尚矣天下易治而難安也今日請之今日安之古古今文今有如閤下者乎周書凡三十二篇其十篇紀商人作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而所以安夫商人者盖更

周公畢公君陳三人之力三世之久用力多而就功遲如此退視武王之定天下何其易易致及周之衰天下猶未去周也而兩人之風已盡變今邶鄘衛之詩是也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衛詩十篇大抵多譏刺淫亂而作列国之变風未有如衛之乱者孔子定為変風之首蓋憮然傷之矣以為卒乱周之天下欲变之於俗也且以三君子之力戛戛乎变之難未久而復变今閣下有三君子之勞而不淹於三世之久薄海內外洞洞屬屬与政俱化有周人之安而無邶鄘衛難擾易迁之慮於戲盛哉閣下之為力也往者罷兵不用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咸遂其生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仁以曹丞相參歸我毋后輔我天子克致其孝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忠以李丞相泌顧尚仁義漸摩矯拂式隆大化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孝以魏丞相證堅執大誼斷而行之弼挺弼歷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略以裴丞相度盡反威重擿之朝廷使出乎一當此時天下微見閣

下之權僥倖求相徼裕夫惟有所不可窮也而後用其不窮既已不可窮矣強取其似而言之是以莫得而端倪然前見閤下固与天為徒者也其大禹夔契矣不自意身及太平時為賤吏親与三代之英皆莫得遇於數千載下彼見其似而已其文以其似者言焉仰謌詠閤下盛德休功而不能自已也伏惟財幸　不宣

上呂丞相書

漢濱先生

某聞古之豪傑之士建大功定大業者往往其人出於勞苦賤辱之中其思慮之所服習筋力之所嘗試皆難能難堪之事故一旦得志於天下則其所立有絕人者昔后稷之播種伊尹之耕稼傅說之版築呂望之漁釣其事至陋而聖賢安之不恥周公文王之子生長於富貴宜若不屑世務然七月所陳無逸所戒莫非稼穡艱難之語聖人豈為汲汲不自暇逸者哉以謂服天下之勞故可以處天下之逸安天下之辱故可以享天下之樂也後世事不務實競為浮誕以收無用之空名平居優游言

論風旨以傾權天下及丁変故則茫然不知所爲魏晉之際此風尤甚士大夫有盛名處顯位者皆以爲風流之士以清談而取世資巳而夷狄騁于疆埸姦雄發於朝廷盜賊起于山林則向所謂風流之士者皆顛沛失據身死族滅而國隨之如司馬懿劉淵石勒之徒一世巨猾其強悍堅忍之性固已備嘗險阻周知情偽而何平叔王夷甫之流欲談笑而當其衝宜其猶孫關與夫狹邪女子抗強暴之侵陵豈不殆哉本朝承平既久士風濶盪浸浸有魏晉之風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陵夷而爲靖康之禍此有志之士所以嘆惜痛恨於前日者惟閣下英傑出獨立一世不爲風俗所移方天下以浮虛相高侈靡相尚之時獨儉素是守勤勞是務有識之士固已昊天下無事則已天下而有大事則排難而解紛者必介也及其功有社稷位冠群臣於人臣無二矣宜可以安處於富貴然於天下勞苦傾身之事猶身親之孜孜焉勉勉焉若有將負而程課之者以是知

閣下勳烈巍巍誠非偶然其康濟之姿經綸之術皆其平昔之所安行而天資之所固有非矯揉激而爲之者也此所以出入將相蔚爲宗臣而豐功茂績無愧於伊周者歟某襄鄙之人自幼讀書好考古昔之所以興衰成敗之迹常恠魏晉賢人君子相望於朝而不免於滅亡及讀孟子見所謂天降大任必先勞苦之說然後知魏晉諸子之所以敗其後身更近世之事而目覩靖康之禍則益信孟子之知言而遐想伊周數公於數千百歲之上恨不得執鞭其時也今者伏遇閣下暫解機務均逸祠官實秉鼎鈞而其小之則事在焉躬掃舍人之門有日矣自惟踈賤屢進屢卻而歎曰伊周數公冢中朽骨顧遐想於數千百歲之上而近不一登相公之門是何異夫捨吾之肉而嗜秦人之炙者哉於是自忘其僭易之罪踽踽然而來庶幾一造堦墀望斧衡之姿聽綜練之語以激懦衰而快宿志焉若其見斥於閽人得拒於典謁則命也伏惟進退之幸甚

嗣唐虞之道孔孟之文皋夔稷契之事業初非二物如冶金鑄以為器用夏羊豕以為膳羞本末雖殊其實一也書稱堯舜禹皋陶之為人皆曰稽古伊尹樂道畎畝起而相湯格于皇天後世不知道爲何物不知文爲何事稽古之烈格天之勳判爲二途其間不有豪傑之士因時乘變能成就其功名者然考之聖賢之事業終无蕭敵呂商之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而至於富有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繼之以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文王而措之之事業陰陽者物所由生形器者事所從出道義陰陽冒形器則凡天下之事物幽明巨細動靜出入變化云爲万殊不越孰有能外此者潛其源而流自清挈其本而末自舉矣故美大而富有德盛而日新變通至於不窮而事業著乎天下此聖人經綸之極致非空虛无用之空言也乾之九二以利見之資

虞人且之至盛德傳而化天下文明孔子贊易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聚者聚此者也辯者辯此者也傳說之誨高宗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由是言之經世者必以道致道者必由學所得有淺深則所發大小殊其淵源爲如何爾恭惟某官道爲王佐學爲帝師所以治其心養其性齊家正國者粹然一出於六經尊而爲德則剛健篤實極乎輝光之盛發而爲文則純正簡古上章乎典謨之言曾參之忠恕孟軻之剛大子思之中庸貫爲一條誠明而自待雖功蓋一世貴窮人爵於書是所不通於理亦所不關而機政之外猶皇皇焉如不及其殺始與子孟自周公以來未見其比也故能智先蓍龜節貫金石信行蠻貊勇過賁育視危難而不懾歷困厄而不撓臨機會而不疑人紛紛而不亂尊天下之富貴而不淫極天下之功名而不驕始焉以天下非之漠然如無聞於耳少焉以爲天下譽之亦然若無槩於心此无他有道於

此足以制事物於眞寶之中而不爲事物之所制焉故也然則天下之事業有盡而吳太師之學術班班其功德之已陳於天下者特因事而應之者耳事之未來應之未出者天下惡足而知之譬之泰山出雲人見其氣盆變化合散無端不崇朝而徧雨天下以爲至矣而不知精華亭毒之氣蓄聚於中而未出者愈於見乎其外者也某不穀淺之鄙人幼志於孝行年四十未聞大道何足以知孔盛德之力一抑聞達巷黨人以里巷之流一見仲尼喟然嘆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著乎論語天下至今誦之某雖不肖託于鈞播有年於此矣歲在戊午初忝科第兩蒙呼名擢顧盼於稠人之中令改官又承直院侍郎撰賜收錄此之孔門雖不足比高弟齒亦自附于達巷之黨人則其稱夫子之大不爲過矣雖然董仲舒以達巷黨人爲不學而自知蓋其資質之美有絕人者使留而授業於門則其於高弟亦將幾矣惜乎不知出此一言之外後世不得爲若某者資質不

及而好學之心自謂過之誠得朝夕門墻之下益聞見其所未嘗聞他日所得於太師之道必又有深於此者不止於一言而已也不識太師果能收之否乎小子不敢自幸謹獻所爲文一編辱賜覽觀或有可采冒瀆尊嚴戰慄無地

上秦丞相書　觀堂老人

恭惟靖康之變公御俯首以俟潰憤氣壓不吐詞能攘臂大義以存趙自任天下於此服相公之忠及与費會又勤不歪強視首領義弗受汙嗚呼挺特自潔于然而歸天下於此服相公之節越自交鋒士耗財殫本根不固安用條枚陛前一語四海息肩天下於此服相公之仁和議之初朕非莫見戒自疑丞邦伯服事御士媚者嚣譏功昧者嚣譏屹然中流爲國砥柱不搖不動訖用有成天下於此服相公之勇嗚呼噫吁人孰無父輔東其涯人孰無毋醜取其野雖有天下忍負此責姚虞匈季孰爲是非孟冀之陋千載莫洗有能還之出自鄭雖父子子孫盡叔盡

欣天下於此服相公之功不有所定可莪其端不有所守可保其發自我倡之我又成之如印印泥毫釐不差天下於此服相公之明往時未靖風塵繹騷戰士僣胡得以自豪按劍睨柱約束不聽漫淫成風蕩蔑可虞折簡呼來付之司敗鯨鯢已誅幻獸破碎天下於此服相公之武予校幾微草茨成宮俎豆鍾完慘沮失色人用懊牧士朋鄙陋太平以來噴典縟儀次第脩舉化其梟鴉復為鸞鳳狗彼荊棘種之豫章天下於此服相公之文掛時擒擬偷用一切執守冒濫求必有司上功失實超迁無藝補失版授冥歉在手名器不重朝廷不尊今也不然削去倖偽与為實真得之以榮失不為冤天下於此服相公之法是七八者豈惟近代十不二三蓋自伊周以降罔能左右踰備含音見以天下不惜氣力鼓為誦吟被之朝野以為無始以來未有是盛堅之何人竊云不然又有盛者此皆不与呰作是語不有驗據並可截舌來惟魏魏堂堂聖王先民密相傳授私相畀付

天地或闡鬼神不知堯舜不認子禹莫猷父孔子經之孟子確之
是謂心印以此正身以此格物乾用是闢坤用是闔風雨以時
日月以明江河以流山岳以峙金石以振草木以生故曰不忒
而感不言而信不思而得不力而行其名曰道字之曰誠与造
物友化又足玄覽之金丹一粒成道騰舛变化了不自知腐矣
乳兒觀者怖愕無有辦際可以繹尋是用公所以經綸事業光
明碩大不自為苛者欲相公之盛照幾在此子貢曰夫子文章
可得而聞性与天道欲聞不可又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
堯舜功德如此而夫子賢之子貢豈誕者哉蓋必有以見之臨
之得以是妄論相公功德術業閱修如是其必有以出之者矣
雖然不聞孔子之妙而能言之賜不過矣何則彼嘗從事於此
始知其難為其不知以為苟然至是者亦有間矣覺者相公於
此或可少察堅之心列之門墻所不敢覬被之重務尚足沾
濡然惟以道養民匹夫被澤無有大小卑冒教育堅之竊用自

愬謹以頂踵歸投門下嗟乎日月逾邁便成一世頭顱至此忍論夙心辛苦為士亦可略茲機務之暇儻回念慮一及於此亦惟其命亦惟其若望之觀焉

上沈丞相書　同前

望之不使年十四學方為文三十有一始以名上吏部被命官四十一得食山中坐四年不敢怨亦不敢悶凡曰進退可否之量禍福榮辱之機未嘗不講亦不求為空言此其所以不敢怨不敢悶也國門雖遠有足可至環蜀以山自守而不期出相公之明如燭不待極言其故而知矣去年春聞天子詔用大臣初視除目坐中人相宣爭徼見字傍從水者已喜學取誦說爛熟相公之名字即走入舍告妻子趣辦裝吾且朝上國矣於是持十五口來行七千里風餐霜宿易車易舟及于再三而後能至亦不敢諱勞非以相公之故耶凡人之情既極斯復故歎者之極斯嘆喜極斯憂五行勝因固然亦有用智相救以至於此

也望之未能不保其書故不能不憂日夜思有以愛相公而及其身者未得宿留也夜大雪小兒誦詩至卷耳之章拊手大笑曰有以歟吾公矣因傳之曰采采卷耳不盈頃筐者志不在事則雖易得之物屢采而不能盈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者所以興也謂懷義而不能得猶是物也周行者寘人於行列使之周徧也是時周非無賢人惟欲其周且徧是以憂也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者致其憂之深也爲國者之必有事也猶行道之必有險也卒然陟山而馬病無以維之也其勢必至於錯愕而無所爲是以且酌其酒而不能憂也此世之臨事者之趣也駸駸而不已至於僕且病亦未如之何故曰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此其所以可憂也文王之時盛有是事而且憂之此二南之盛夫子所以尚之至也其在大雅文王之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然則士苟不多文王其不寧矣蓋嘗論之二詩者周道之始終卷耳之詩周之所以興文王之詩周

之所以成望之得見相公平治之興矣復願見其成是以有進於贊誦如此若曰是相公之所厭斁何以復進為然則礼之有饗食豈以其無食而為之蓋人之相与捨是無以見其殷勤也相公殆無日常談去者竊謂今日之治势實在於此相公或容而聽納之天下幸甚非特望之之有幸也

上万侯丞相壽　同前

自皇帝以國事以聽相公沈公天下孝士如春雷震蟄百蟲皆作耳目蘇醒奮迅羽毛整拂鱗鬣超赴區域昭宣事功望之最為赶辱鋒鼓倒志先力弱其來也後者又不以古之人士嚴其長上者自勉不服心出話言一唱舉鄙以佐相公之下風是將何以自献上副相公夙夜忠勤皇帝之心哉万里而來緘藏一言敢用卒吐恭惟寬而聽之幸甚幸甚望之竊思天下事惟其誠無所不可言無所不可為苟惟不然委曲用意救首救尾卒亦不遂既遂亦無幾矣昔者人愛丙魏佐宣帝丙魏固美惟其不

誠故不免有所顧惜畏憚而不自盡君臣之間至於頤指畏憚而不自盡嗚呼殆哉于時國家新興霍大將軍收權在上前日之疑未釋故二公不敢盡知術極其設施害至不敢一言以及私恩弱翁惟奏奉行故事漢治至于雜霸而止伊二夫人之由不可專令壹而任其責也今日朝廷之勢陽似於此而實不侔者陛下聰明寬大聽言如流兩君子温而雅文而有礼推心勠力無纖芥之嫌朝路寢燕廣內都呼促膝論議密勿不可得而聞但見歲年時當進止攸宜官以人授法以國行亹亹然入于我祖神宗之世矣望之書生習聞古義欲贊而不敢諛欲美而不忘感且既爲是說以獻其文敢以不誠而事相公安敢復道其所聞一二以爲繼焉不泄迩不忘遠武王之所以大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堯之所以盛也望之無狀以爲不泄迩不忘遠不如使迩不我泄遠不我忘而後勝嘉言罔攸伏非固不伏之也使無自伏之方野無遺賢非固不遺也使賢

不自遺而後勝天下之大望之不敢知然寓蜀之蜀士屆科則如之矣事之欲志而賢之欲遺望之以告相公曰無有不日欺乎且其來而見相公也實不苟然蜀五十州小人固謂其安君子則曰吾有以知之且以之下也然則相公豈可不一念之乎

上恭師相瓚所業書　洪内翰

某聞昔丁文簡公未遇之日自耿敢走京師手其所爲制誥一編執謁王公大人之門人見者皆非之以謂士當業時文取科第是豈所當爲者徒索日窮年而不適於實用後以献達官第速文簡公獨毅然不顧曰異日當有知我者其後直掖垣登玉堂以致政地優游爽愉若固有之而昔日所爲文始盡得施用今夫託質於人明日而索之或得或不而文簡獨謀於心責成於身取發於數十年之後若囊中物交手授受嗚呼有志者事之竟成如此某少騖亂點質甚下无分毫可采父兄爱之既至而慮其愚且歷也捐書數千卷俾之讀誦然才拙志庸荏苒歲淡大

不肖錄錄洵大義作詩賦與朋曹爭長雄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嘗切慕文簡公之志取衆人之所俳笑天下之所背馳者為之會天子設科刹以取士謂有所謂博學宏詞者就求其行或出所試文章則以制誥為稱首於是私竊喜幸專意精思其一有所成可以謝平生之冊願棘闈既啓一上而輒不偶退因自取所試讀之則顛倒扶裂漫無統紀類俚況而心不寧者數日是其業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私自憐悼悔其初心而不能改將求天下之大手筆若北面而事之庶乎其有益也或教之曰大丞相秦公道德淳備文章雋偉方駕乎前人宗師乎當世蓋其始也實以此科進晚出之士不能親炙光烈以增益其所不及是亦自弃也已子姑試携所習書扉拜道左希謦欬之[illegible]論者乎而某自覓甚少且賤又不肖無一可以事君子況在[illegible]相吾君所尊禮者豈敢造次而進自納於不測之誅故逡巡前而心輒止終不得使令於前後幾側聞閤下建方世

之長策安坐廟堂而運數千里不能回之驥駕馭四海九州之人
寒者得衣飢者得食相與安樂百年蓋自今日始亓勳偉績赫
耀方古章章然不可掩如是方且自視歉然不以富貴自大見
天下士則挽眉折節之不暇士有名一藝抱一長者莫不跨山
谷蹈江湖遂從塵之不憚踊躍奮厲孚然而歸騈眉累迹趑趄墟
仞規擾臺之青春丐啓齒之丘山以為終身極榮者幾人于茲
矣而其猶切畏懦退縮躊躇顧望不能仰首一鳴則不肖無知
將見屏於鄉閭不得齒於士君子之列駸駸為小人之歸矣是以
幡然起釋然悟洋洋然動其心振衣彈冠願一望履綦於麾下
不竟其身寄理言之躁也舊所擬制誥雜文凡十篇謹賦諸下
執事伏惟閣下攬長育人才之心求導而木植之提其耳刮其
目瑈惕鄭違其聰明俾昭然知所趣鄉不緣於往復之迹則閤
下於其生死骨肉之賜也其視文簡公亟然能為役區區之愚願
安象教而已若日宜盛近謏口人所詡則非某之所敢知于胄

戚嚴俯伏候命

代上師相書　同前

政和四年某始冠學為文章聞鄉先生張時發士有自上國持執事首冠成均論曰天道不言而善應以來先生伸眉揚衡而觀之盍一讀而喜再讀而歎三復而語客曰古語云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斯文天日也天下之事識與不識寳而嗜之固宜然至其為人其尚志其將大奮發於異日勛烈盛名足今古塞宇宙則人未之見而吾獨知之某時樞衣坐隅盍聳耳先生餘論昔者庠存與執事游舊矣時雖未甚了了竊識而謹藏之既期而執事擢上第又十有六年今天子行在於越執事自宮廬持大漢節挽以歸片言悟合瀕然位都上袞歸厚故舊首以逸行薦闕上方側席幽人求之如不及束帛蒲輪賁有日矣而先生留落偃蹇寸進尺退九品之位其可望二頃之田其可食窮及天定以病不能自還易簀有遺言曰吾得相公為人踰二十

餘年今辦一旋之而日薄西山雍於中道嘗不得与鼓暄由頭
者其壞而擊豈非命也夫其少讀聖人書在先生之宇下非一
日旅食登宮一星終矣分儲黍稷蹟名上游用志承蜩累三九
而復隧凡七恩春官而卒無成晚叨一官代地兩遜師友親戚
之所閔哭故人鼎新貴其不復何問亦善報俾見之如醬燕相索塗
於大澤中摟摟皇阽九死而益困天子其幸事蘩相重遂見執
事登元宰宅帝師畢紛信於北鄰旋驟草於東朝立大學定郊
祀肅會朝信三王四代之遺風見効倆然俾家至户曉者如是
而調度不幾轉贊弥縫聖天子垂衣拱手於上群有司受成於
下四海九州之人無間於貴賤賢愚長少遠迩莘欣欣然遂其
歡心其才不可得而見者人如此士於斯特親得命世大儒以
為宗師豺狼踞屏莫或遑處鼓院瞻三語於數中奮臌莫一言
於堂下不知其幾何人矣其雖至愚且賤幸生畿甸去湄無
百步之遥不病狂而廢絕遠去而甫逝獨倀倀然灰心於布一

臬則自棄自暴小人之所不為盖先生之不遇非不幸也命也某獲覩聖時親盛事而不得擁彗於門下是不幸也亦命也嗚呼先生已矣而某猶在執事生之以垂死之年導之以肓行之視狗馬寸心圖報為如何也引而進之正在今日執事其亦於察之

上宰相書　趙狀元

某嘗讀三代以下書切怪治世少不治世多反覆講究私歎初非治不治之至於此也天生時聖賢乘時天下之人日趨於無事之境其形甚微其來甚密衆人屬目未見其來之形焉不知境界之既立也造作言語孳而之他妄既成之業違將乱之時天力返所不能勝譬如大江既決奔潰四出浸淫日久漸後故道人力既至則可以盡復初來之舊而後憂不務出此乃多為隄防以障遏其所當行而引導其所當避無怪乎河患之不息而前功之頓弃也人之言曰去來者時也可否者勢也嗟夫不

在立相造命之語而揔之未知其孰是云也而言語如此亦可謂
不知道者我國家以道德仁義撫天下垂三百載陽九之運旣
往天工之福將生誰與之功也其惟太師相公積諸中者如天
地海內之辨亦不足以形容乃一獨其見於外者熙然爲春榮
歘爲夏藹然如秋冬者人得以指而名目之曰此春夏秋冬也
安知夫元氣初何可別哉亦有能言太師相公之見於事業者
矣今天下之人自以爲脫戰國之塲而復衣食之地毋輸運之
煩而致安靜之福息金鼓之聲而歌絃誦之教朝廷之上法令
脩明典章備舉天吏盡其職民安其業則曰相公使我致此又
安知所以勃然立太平於擾亂之際者聖主配天之至德而相
公格天之大功也其閒之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有堯舜在上禹
稷爲相禹在上皐陶爲相湯在上伊尹爲相文王在上周召爲
相凡此數聖賢者所謂一德享天心也至於成王之於周公君
臣之際漸見間隙則風雷飛変震心一悟反災福於瞬息之間

故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周公至此其視禹稷皐陶與其身之初亦有所不足哉自三代以還能探天意以立時運惟主上與相公足以當之主上推至誠以待相公相公雖亦必以報主上君明臣良知天意之必回而民以之思治也斷然不疑偃戈猶文以迪天意以順羣心當是時羣議毛起欲壞成績彼方安其未成而時其將有亡也而不在我者既有以處此矣惟相公能知天意之所在主上能循相公之所議天亦知主上與相公之當其忻然聽之是以十餘年間兵甲寢息五穀時熟天地清明日月昭耀南北赤子一歲所活幾千萬人十年之間十倍數之爲幾人哉昔之言曰活千萬人子孫封侯漢室蕭曹僅能與民休息子孫傳國幾二百年況相公生死骨肉不可數記天之報秦氏與皇宋無窮人惟曰不足也某西南之鄙人也以職事至闕下者相公賢聞絳帳領袖後進其謬某功名親聞木鐸之音會卒之際相公定大業定大議某亦親見之惟其身何者勤植得激

教育又自私念居今之世得值君高稷皋陶伊尹周召夔龍堂豈非天賜之願乎然其受教之備亦不負天所賜矣惟相公召而試之与錄而用之使其得生成於皐陶之下不負爲皐稷周召之民志願允畢矣

代上太師書　同前

某鈍滯無能因緣世恩得被贅豈容竊祿歷二藩守遇其分甚成無効尚追刑誅猶不自禮護函之詔再至黃閣之下倚覬德澤今漠然無報必其不肖之狀既形而獲譴之步不可策也傳有之時不再來聖主不世出良相不時出天下翕乎風俗淳厚大者成勳名小者效尺寸向之深山窮谷遁世不耀之人皆有投足其善之心豈必人人好富貴哉聖賢相逢千一不可失也不於此時樂名自執靈之末豈亦豈不足惜是以雖高帝嫚罵諸何征文然能以治易亂以仁代虐則商山之叟棄其八十年隱淪之舊來歸漢起以共扶持四百年之神器史失其意以爲畏辟厚

皓眞果可以致來斯人是不善議時也自今觀之四老人豈至
其分有不至者哉天下之士有不以貧賤爲恥者哉故曰求後
子先古今人情一也共惟大師喬岳孕秀以爲皇家万世社稷
之輔請復始難則已逮夫節定大議宗廟享之天地祭之兵興
一周未有底極主上既已厭兵天亦悔禍之從順人心而弭難
也在廷之臣無有能合天意契聖心者相公寔始慨然以身任
之自是兩朝赤子始得解甲釋兵以與父母妻子同有生之樂
古者非撥亂之爲難一旦廓然有治平之功此最難者也以其
致之之難是故遇之之難以其遇之也難則天下之士麥日麗
辰懼不一投足於其間也蓋亦理之所必致者矣今相公既已
爲此時矣凡有血氣必有爭心此其所以再三瀆尊不厭斯可
案之也伏念某家相公器使而弟毅亦蒙聖恩視頃近臣相公
實推挽之兄弟冒寵不知報德然猶叫號而不知止則以其覬
値難得之時及此日得効尺寸使人不謂天下有道而恥爲貧

賤也抑又有不敢去者其從仕三十年家無餘貲無田可耕無屋可居弟某仕瑣屑又有繼奉以三百指護之門戶凋殘兩家幼穉羞於煢煢之躬自以紆朝廷組綬立於士大夫之後不欲逐酒賈謀財利以自活而至危急如此進退如此不控告相公欲何爲去也伏惟造化之宰念使令之舊哀旦夕之急憐其幽賤之衷察其志願之切為之西南一郡俾得盡力某雖不肖願奉宣朝廷法令不敢曠職以累陶鈞之化漢史紀孝宣中興丙魏有屬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其老矣尚能以此報聖朝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相公儻加德焉

上宰相書

方舟先生

某聞之天下之勢蔽於天下之風俗而風俗之變成於士大夫之好尚勢有不可以爲僞而風俗不可以驟革聖人非難乎革也以爲首之之難也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其不能以相一則必激其不一者而求於至神至密之地以激成不變之勢天勢之

所激昇果何以致此太平之世明聖垂衣拱手于上而宰相盈
百執事於其下習于寬緩和易之域以期天下之撫摸心意之
所備口語之所宣將以是納一世於君子長者而後已此其用
意豈不甚善然天下之所樂為夫一世之所安則必將有不盡
之變蔽於其間而弊遂以成天下之人惟見乎勢之宜爲此也
則求其故而不能得獨不思其當者之所樂為今日之所安皆
習久而玩然放弛而不力則積成必然之勢也固宜君子之慶
此唯其素所抱負求以振起天下之勢則將有不言而風行不
動而奮厲者羅然發其前日之故以使之一新而自力之所樂
所安之既熟盡樂至於過而安至於弛則誰為任事而尚名責
實至於徒之惑頹不審則又非盛世循德容庸之意恭惟真宰
造化天被而人遅則今日之勢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自革於
偷惰苟且之俗不肖何敢議及此耶重惟今日之治天下
士大夫宜各竭情殫慮曰小曰大隨所處以自力于事功之急

顧狃于所樂所安之習而視其偷日一切相承以無為多事則吾君吾相未必皆狃其如此而無害也蓋聖人之於天下也非言俗風流之為變而紀綱法度之不立紀綱法度之在天下其所寓甚微而毫髮之不戒則勢之所以養成者多有不覆之悔異時熙豐之盛以極于宣政之大過執事皆不知紀綱法度之所在而一切從事于虛文以移天下之耳目勢既稔成而風俗如平川大波放潰發淺求其所以至此而不能得相激相作一日之積而為尓也恭惟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生聚教訓忠厚之澤所以浸漑天下之肌肉者不為不至矣私憂過計獨不及于天下之勢而以原于風俗者何也蓋昔漢文之世在位者皆以長者得名而天下無事亦有可憂之勢賈誼故獨以措火積薪以未然而謂之安誼之通達國躰而必有見于此矣夫以文帝之寬厚而大臣皆以長者自處則誰肯為天子任其憂以存天下之法蓋長者以仁而長者流于鄉原不可不畏也今日

天下之風俗所以作成天下之勢似不可忽也逾其变使民不倦或者士大夫今有其倦者矣齊威王所以賞罰即衍墨者雖非盛世忠厚之比而於今日天下之勢似當於此而後興起也石孙遠小官議誣及此不任死罪然一官遲晚垂垂五十飢寒凍餒之恤所不宜言以求出其言則以非苟然也天下之事患之於山澤而或明於市朝若尚有敢言者執事其察之

與蔣丞相書　同前

以不言為施以不言為報上下貴賤交相禮也且言者施之未大而報之未隆故以天地万物不言為全相公之於天下士其所施甚大何用言之於一介之惠而石之所不得不言者非以是為報祿祿明其心以不徒言於稠人中也別相公幾年蒙記存問蹤迹姓名於蜀士去來者日熟一日不倦於成就迪誘而納之於造化之塗枯朽挫折十顛九躓煩培殖而費勤持者天下士莫石之若也今天子作新人物相公獨運進退去取之權

甚備賢不肖善否之狀甚明而雖有雜糅混并不辨者相公乃
肯曲收於瑕玷陳斥而全貸之者誠以石親老而急於養也雖
計日受廩而食之於前昔畋獵所得不絕愛其親以不遺人
之親石受賜厚甚此其心不待指天誓蒞人皆知之似不必更
言言之哉負矣但不忍默默以負相公期望之意此來瀘黎為六
詔極邊進則大渡河為壃徼退則關九折之險為山程昔王尊
叱馭以為王陽畏道名為孝子上王陽不肯以髮膚犯險況人
子忍以垂白八十之母履此畏境哉今年喪小弟舍妹新寡母
淚不乾兄弟各得一祿地舍弟在嘉州亦極邊石倖入粗可以
供養而煙瘴風雨陰翳夾山刺天民夷雜居一月兩月不一二
覩星日光明夏月猶附火衣綿晝寢中人脾弱頭重非醫藥可
仗雖以此為親雖然亦方寸惆惆不能自志傳曰永錫爾類相
公念此久矣從上下必言也誠得便於數計使營一杯水晨
昏致相公所以分甘絕惠於人子者亦區區之心也所幸此來

賤以相向察其公廉不擾而知其信義有立相與強屬立市亦備知吾君吾相不遺遠人而厚賜之至此也到官有一二事似非書生常談蓋前此一二守有請而未獲者伏惟相公當國右適守此郡操刀必割與空腹推食二者用捨之機惟審圖之于浣鈞嚴不任戰灼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九

書

上侍從書四

上禮部范侍郎論廣文館生書　　潏南先生

某聞古之名目所以下芻蕘者非以匹夫之論必賢於己而廣聽多謀欲取其智以益己之志若乃用其智而果有功乃己之功也古之志士遇事感慨未能自試其才然時與事會儻不遂失必諷諸在位願行其說若乃行其說而伸其志乃己之志也夫士之先達固可自賢復能不遺微賤取其智以為己之功士之未達身雖困窮復能不以微賤自鄙假賢公卿以行其志非惟世無失時之事事無可悔之業然其人之才識志意亦可槩見其游執事之門有年矣雖碌碌不足比數然不自投曾嘗以國士自居而亦欲以國士上報其時執事拜諫大夫固嘗貢言欲補萬一自拜宗伯嘗欲復効愚忠恩未有以發日者獲侍樽俎

竊聞臣僚論將置廣文館生之説退而思之欲擬作一議而又不敢輒陳嘗竟以討其論夫朝廷崇忠信之化惡誕謾之俗以三歲取士四方游士寄于京師僞為僑寓之籍以誑有司者無慮數千務有以制之其善其善然國朝者令屬禁素密故產詐起於朋比相交共為詆欺故欲赦地者之法則地者無恥之人皆客數之地蓋有以百畝之田寄為一户户為一姓彼姓氏皆可通用符券皆能合式人人用之無不可者有司先得而詰也則地者之僞不可除矣欲嚴立保之法則彼冒户之士自為朋儔更相蒙蔽初未始有一日之雅而乃相保平生之行非惟户籍之不明言行之弗審雖易姓匿喪遁囚閒諜亦無自而知彼給保之數合式有司無得而詰也則互保之僞不可除矣而又况天府試期比諸路為晚彼無恥之士或易數名治數經州試畢而復試於天府已試於前場而復試於後場非惟自誑其名而冒姓代人者皆士人應舉全不覔官將以事君而於試藝之初已誕

謾如此欺有司乃欺君也欺人乃欺己也將安用之然欲廢開封貢士本額惟置廣文館生使各用本貫貢于秋試之年前期先試以補三千五百人俾就秋試其解額十一取之其意誠善矣獨不念開封雖僞户之士衆然畿内地着貫實之士亦無慮數百今也勿以首善之地當優之以為郡國之表直亦以為一郡彼諸道列郡猶且貢士而開封獨不然於義未安或曰朝廷既建大學彼解額最優奈何不以歲月居之以雍其移乎貫不居大學而今也又大置館生改則不須尚容斂哉四方之士裹糧負笈至京師多假學貲可以久居大學者或寡矣今雖設館生凡來補者非學試不中程則居學未滿歲者也郡亦式以事變遷及或以病而弗堪或爽期之未終或未逮之無暇或不及一時之補或雖補而偶失而乃使弗就秋賦若在可閔以謂君子制法當俾變通可推不膠於一曲則隨事制宜雖久不敝若夫更張前制必觀其弊之勢而改作之無但苟易其文不究

其實必當使負我至於弃嫁也已夫偽立之士非真求冒處而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糜費用止以本貫解額大窄故畏避有效至穫京師僥倖於一得而已若已置廣文館生雖曰使之真用本籍亦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術名若異耳又況遂廢開封之額非允於衆論也欲其之意以謂莫若平天下之解額使遠方之士自不為偽之為愈矣天下解額既平雖用權而使之為偽立亦不可得何哉今夫江浙閩蜀舉人極多而解額極少至有百分取一者矣京東京西河東河北陝西諸路舉人或多或少然解名此為最優故十取二三者有之十取四五者有之十取六七者有之至於解名有余舉人不足者亦有之若乃通天下解省會計而揔準之約為中制二十取一乃平無間矣府無開五路通天下皆用此例然則孰有不均者乎然則遠方之士曰二十取一天下通法也自開封逹于四方一也尚何樂於行詐甘心遠客而願糜費用以為開封偽立者乎行將使士風不競

安居井疆養生送死謹身慎行鄰鄉里稱為善人矣此亦教化之本也或曰國朝以來最優五路一旦解名率與諸路均可乎曰烏是何言也而以謂河東河北與夫陝西舊所以優之者以近邊圉歟京東西所以優之者以近王畿歟夫五路諸路之士皆王土五路諸路之民皆王臣無偏無黨而有優有抑非王道之平也以邊圉王畿而優之愛人以姑息也或曰國朝以五路之士文不勝質故進之以諸路之士質不勝文故退之於五路當於短中求長於諸路當於長中求短可是亦將五路之淺且五路諸科之額其衆自諸科銷併改為進士之額已不加少諸路諸科之額素少而進士之額不增故不加多至於禮部亦各用其路所貢之士計其分數以取之以是五路之士得官為多天下之士雖舉之法同而取數之法有異獨優五路無乃不可乎今誠能平其解額而禮部二十取一之數亦如之則王道之平也雖久不弊也愛人以德非姑息也或曰子之說誠善矣

然亦有可欺乎自不過妄引揣摩張虛數以給于有司而已今俾天下之士光著為孝而安處於鄉不爲誕謾而務為忠言雖殺蒙盡戮其亦可与其進矣伏惟執事以道德文行矜亮人主方且朝夕納誨欲致吾君於堯舜三代之上故有獻有為必以忠信為主而又職當礼教位兼儒師凡厥士類莫不延頸企踵以須風化之厚今其所有天下當均乎為心則天下之美歸之夫科舉之弊其亡久矣寔有待於執事之更張此時不可失惟執事不以人廢言姑攷其說或有補焉嗚呼此非賞試之論也

上東坡內翰書　　馬學士

愚僻背自數鄙性有不幸凡天下得利之處衆人之所汲汲者自強其身終不肯前去於取舍可壽之事則往往欲奮而不顧大山梁父古先王封禪之地也上有金函玉檢之書告功皇天累德居世東望幾日矣終不得一往稱贊感歎乃欲登首陽之巔尋高春之顛想見餓夫狂叛之遺事又聞長安有天子之苑曰

上林其間毛羽鱗介必攫牙齗孚蝦蟇謹而啾唧者有不可勝計終不能條列品目作為辭賦以秀麗敢妍于時私心乃獨喜燕趙之士賣漿屠狗之人則欲撫劍而悲歌過通都大邑公侯富貴之家何門不可以曳長裾乎如有鬼物鏁爲其足入其郛必至傷城敗壁之下恐有操瓢而飲水者嗚呼切自數恨獨不知此心顛倒若是者果何耶抑嘗學為詞放聲而長吟誦說羨徙則語塞而意不遂過事有所感激不得其平而鳴則語暢而條達某乃江南鄙人也犬馬之齒及壯矣數名不聞于時狂狷不償其身累大口眾無斗粟以飽正坐此窮且每欲求天下青雲豪傑之士而託之以此身茫然四顧廓落無所合故自前年過重湖浮大江渡淮泝汴至于天子之國賢士大夫雖未及見亦嘗側聞其風采皆道大德博聲修其身赴時而就功雖步趨談說必求合於規矩法度顧不肖之所挾持將何以動之乎獨聞眉山先生放然不知時負罪抱釁而自弃於谿山僻陋之域

此固窮者之所求也士欲吐詞以開心胷捨此安之乎願以微賤之軀敢冒為閤下未知公將容而卻之否耶切聞公節槩甚高德宇宏闊天性豈王可撼以氣而小生孺子斐然不顧直欲擎拂之辟如新生之駒突跡踏蹄騰驟不知懼而奔嘶耆聳垂耳下首若悛而縮之豈不幸耶如賜收容以俗洒掃為公鉏抑語言觸犯顏色收拾遺文奇字而藏之名山大川雖至窮死似或無悔

上內相蘇公書　　　澗上丈人

月日某東向拜拜上書于內翰閣下某自以才能無奇而志業未就未嘗一執贄以求見於當世之鉅人賢士間者謁關上書請五先正文忠公神道碑而願假閣下之文以為大賜於是始與閣下之門屢閣下有懸弧之告不得望見大賢人之風采獨荷以書屬於令子退卧畎畝為病所嬰涉夏歷秋介居韓野旣不聞朝廷允命之音又不聞內翰開可之意思之懍懍中夜以

興聰至京邑拯神飛越伏念先正文忠公追事兩朝歷年多有勳勞於天下如其前日蹤之朝廷布之下執事者且可考不誣而宜書見之表特有未盡然自先正薨背逾四十年墓上之栢亦已拱矣而某之祖考又皆蒞祿相繼沮謝未以表墓之刻又而未云若有待然伏惟某官之鴻文大筆充滿天地度越古今前未見其而後難為其紹一言之出後世仰之如泰山北斗而先正今日獨得假其稱述以垂耀後世豈唯先正實享之不朽之榮而某之不肖得遂其至願某亦天下忠臣義士用以勸與而後世之論考先正之行事將不求之史而求之碑不知閣下固已嘗被詔旨而將雅意乎此某之所以日夜仰望而莫知所負之者也是用馳一介之隸布其愚衷以俟閣下進退之而某之族淵哉在他更因將媿輯先正之遺文籍之協力以畢是事而某之不肖之疾亦漸就平愈不越月將復走京都伏門下以躬承嘉命並而馳書以瀆高明誅絕之罪固無所逭伏惟內蘭裁察

上李侍郎書　　　　魯國先生

知府侍郎閣下其備員李校三載於此在翡流中年資最爲老大詞氣李術寅爲淺陋教誨訓導之方最爲疏汨所以未遂即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壞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官小宦遊塵所依此其胷中不能无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户无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其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攷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拮据遇旱則有功弋彎劒戟臨衝遇戰鬬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荒木暸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契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此以降不可勝數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

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寔功在賢甘盤傅說祖己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无功之為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妨即耳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肆罵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髹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儻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那侍郎書　　王臺王公

某嘗謂才之於世不可一也天下有事以奇為先天下無事以能為重方其有事也智者獻其謀勇者效其力披患解紛興廢補弊以趍於功名之會當此之時非奇不足以濟之及其無事

世智者有餘謀必變而生事勇者有餘力必奮而喜功紛更吾爲俱病自灸而天下騷然不寧矣當此之時非重不足以安之切觀前世治亂安危之源其始未嘗不以才而成而其終必爲才之所擾時君世主知奇才之可與有爲而不知重才之一可尚有守是以卒至於亂危而不悟甚可痛也昔者鼂錯峭直刻深專以術數開導人主乃欲侵削諸侯更定法令景帝獨善之而申屠嘉不用公孫丞相以儒術進而懷詐取容張湯以律令顯而深文巧詆武帝皆尊之而汲黯被黜夫鼂錯公孫張湯其才非不奇也而無所用於景帝之世申屠汲黯正直守節以身徇義招之不來撝之不去其在朝廷則能尊主庇民以消未萌之患此才之重也而二帝莫能用故景帝有七國之禍而武帝末年盜賊並起此用奇才之過也某自少角讀書已聞閣下名及長大從搢紳先生遊又稔聞閣下之爲人如古申屠汲黯而學術政事過之閣下爲布衣時其器大之略已有公輔之望自初

登科遂外册府歷臺省侍從議論人主前皆守正不屈必直其行而後已毀譽得喪一不能動此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至歷藩輔嘗遊寄從容談笑而事無不理又皆閤下之餘事也閤下之才可謂重矣其未仰望下之風而恨未得見幼官西輔未及一年適會閤下入鎮於此某亦得從賓幕之後朝夕進見仰視堂堂之容而側聽緒餘之誨信乎其所聞矣其愚且昏才不能奇而切受其重者今自起事一風誠不勝幸願昔孔北海論禰衡以為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古之君子所以相與者盡在於此其非敢望衡也不識可辱北海之知乎惟閤下裁之

與黄尚書書　　五臺王公

六部尚書閤下去年冬初曾遣人奉書去今尚未回不審得達否此日秋深伏惟論思之暇台候萬福其臨廣漢郡七月中代者已來交割訖自念從仕三十餘年在官日少閒居日多口

累敗愈衆食愈不足既未有退守之計不免仰禄諸葛孔明出
師表云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
侯每讀至此自傷此志之不遂也西南自失關隴以來狄人日
有圖蜀之心去年破饒風陷山南不守而歸今年破和尚原五
青沮阻險而歸蜀蜀地四路利州路今已殘破夔州路山谷瘠貧
東西川號為饒衍者亦不過數郡自用兵以來歲費十百万為
力竭貨殫坐以困弊譬之乘敝舟泛大海而無津涯畔岸可為
危慄今郡縣吏收養百姓隨軍計司主財漕將治兵各不相知
故民已困而計司誅求無藝財已匱而漕將邀索不已縱免外
虞必有內變而執事大人曾無遠慮苟幸無事以俟朝夕此事
朝廷不可不知也蜀地僻遠朝廷之事不能盡知時見邸報一
二則似安樂無事然某切私憂主上越在東南于今八年宗廟
社稷未有定止宮省庶事率多草創不知廟堂大議凡所以云
為者王耶霸耶如孔孟之學欲王無難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孟子曰天下可運於掌若以斯言迂闊難用則孟
亦非定吾頌羹霸者見蜀明禮信脩政刑使上下一心內外齊
力以觀天下之變不出十年亦可以得志矣閤下以爲如何無
緣面論向風馳仰千万為國自重

與鄭侍郎書　　　　　　　　　玉堂王公

得像侍郎閤下春中曾上狀此報此書中路已浮沉矣往年京
師數得拜見款聞議論之益違別以來變故如此可爲流涕昨
春得邸報見閤下姓名進貳天官恍如夢寐因郡中遣人草率
附書不意此書不得達也懷想盛德君勝馳情近來秋涼伏惟
論思之暇台候万福自北胡稱乱天下左衽主上取征南都轉
徙吳越于今八年仁聖焦勞於上群臣雜遝於下而中興之業
圖王定霸未見有畢然安定之計昔夏少康邑於綸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而能修德以敗過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蜀之
地不失於綸其兵之衆甚於過戈或者比少康之初有未足乎

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閣下為諸公勉之至如西南之事虜人日有屠畜之心夷狄之奉歲以十百万万賦歛愈重征役愈煩民力不支已自取矣亂事者豈不欲廣周思為長久万全之策有識之士深為憂也　其諫愚無敢非敢諭諫所長但自矢平生所學迂闊難用聊與閣下發之

上黄門蘇侍郎書　　固窮先生

古之聖賢自任以天下之重雖功名富貴時有不同至於進退行藏不過一道曰正而已矣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夫惟時之必有治亂道之必有興廢而聖賢之有遇不遇也是以古之人用則以正進其身不用則以正明其道昔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伊尹曰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也又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伊尹非不知湯之必可與有為而欲致僅其身也蓋以為不能自重而輕以身徇人則物重而已輕物重而已輕則人君亦

將易之而莫之尊慎道未及行而已先屈矣故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惟處畎畝之中以天下祿之而有所弗受使一朝得君而信其說則知其心不挾天下以自利也故能以匹夫之賤屈萬乘之貴聚天下之大以聽其所為而不以為忝者其道出於正故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又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非不知時之不可為也而每汲汲於求進蓋當時士大夫握腕而游說者術有餘而道不足苟可以邀利而求名者率攘臂爭先揚墨之徒又倡為邪說以亂先聖之教孟子以為不直其道則其言不足以决天下之聾瞽而反於見聞咒先聖之道遂至於委靡而不復振也故傾側齊梁之間据礼以折右師之汰抗詞以伐臧倉之毀其言峻拔嚴厲足以激末俗而振頹風輒若得志其功豈減伊尹哉故伊尹處時之可進而每事於退孟子處時之可退而每事於進二人迹不

同而同歸于正何則伊尹先正其身而後行其道者也故將進而先之以退孟軻恥身退而道不明於天下者也故處退而示之以進將進而先之以退不詘身以伸道也故身益尊處退而示之以進不屈道以伸身也故道益明今夫功名富貴人之所必爭而聖賢之所不能無者也唯不以物累已者貴身而賤功名大我而小富貴功名富貴一付之儻來而不輕以身與之較故已重而物輕已重而物輕則可富可貧可貴可賤富貴而身益尊貧賤而道益明此伊尹孟軻之所以同歸於正無意於世而世歸之也後之君子則不然其待物也重而其所以待已也輕道不足以勝已已不足以勝物已與物相戰於榮辱利害之途而卒為物所勝則挾數任術以事權奪背師毀友以奉權勢如漢之平津安昌侯輩身為名儒然術辭位居當代之冠觀漢帝所親款為時流所歸重必有大過人者宜其正色慷慨救明六經之蘊足以救末學之弊而折姦雄之謀然位至鼎輔而身

不免於阿私曰歟先王而行有長於龍斷唐之柳宗元劉禹錫數子才名擅天下其議論文采固足以自立於世然不能厚自濺拂而見得忘義附麗匪人一跌而不復投言怨刺亦足以明浮議是豈功名富貴誤使之然哉平津安昌有其位而不能以正守之故志在持祿而卒死於阿諛宗元禹錫有其才而不知以正用之故輕以其身為人用而終亦見弃於世是數者皆負能為之才乘可為之勢惜乎不知以正行之也其生長村野未嘗獲見天下偉人自顧愚陋何足以造古人之閫閾然自少稍知讀書嘗聞父師之教曰吾鄉有老先生蘇公者其為人也好學樂道有伊尹孟軻之風今雖不及見其子東坡先生與黃門公皆能以老先生之志行於天下高氣直節凜乎在上如巨山喬岳雖不見其運動而豐功厚利贍足天下多矣是以揭來京師翹一望見之而二公適在朝廷去年今天子即位之始稍欲收還故老大臣尊禮而用之二公德望在天下凡忠臣義士孝手

相賀者莫不以二蘇為稱首庶幾伊尹孟子之志復申於今矣惜乎未及用而東坡先生遽厭世公亦棲遲在外夫公之遇不遇四夷八蠻視之以為天下重輕公豈求於世者而天下望之如此今雖不用公如用之亦未易究而用也彼用不用於公何有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夫守正行義持之以不動心而剛大之氣遂至於塞乎天地則舉天下之大孰為有重於我者天下之大莫有重於我則公之處世豈不綽綽然有餘而其志豈淺哉觀公正色立朝而使敵人使子屏氣側迹知有畏懼及一旦解綬去職遺富貴如鴻毛天下知與不知莫不想聞其風采爭自濯雪唯恐有污於己者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累於正矣湘沅長沙屈原賈誼之所以辛酸愁苦而不孚其生者也而公涉積万里觸冒瘴雨折百端無一毫少挫竟完節而歸脩然獨屠躍三公大人之尊

就顏回原憲之樂剛明之操過乎富貴之上豈非道足以敵氣氣足以勝物而所守獨出於正者邪昔宋廣平治南海開元召而相之使大閹人逆之比至不交一言廣平惜一言之出而天下之仕者不敢不以正事其君張曲江勸人主重名器且去羞與牛仙客輩等列雖以此踈外而終唐之世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仁賢之遇不遇天也豈一嬖人所能毀譽二公亦知天命之在我而無與於人言也故能以正出處而不汚其身今公之進也以禮而退也以義進退行止一本於正而不以貧富貴賤累其天真上期合於伊尹孟子而下得遂廣平曲江之志則公之處事亦可以無憾矣故某不自揆輒舉伊尹孟軻與夫宋廣平張曲江以折公孫張禹柳宗元之徒而試陳于執事卒然知其身之賤而言之僭也伏惟執事才全而德不形道大而不遺纖細感鍾離之操聽越人之音而憐其志在於父母之邦也少加優容他日使得聞道於下風不勝万幸

上虞尚書書

固窮先生

教化之本莫大於厚風俗風俗之本莫大於重名節天下之士固有委之以利而不動凌之以威而不懼若是者舉世譽之而不加喜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使天下皆斯人之徒則無畏乎風俗之不厚也天下之所畏者趨時附世之士顧望詐諂之人覘俗好惡以為否臧隨時俯仰以為去就使其徒得志於天下上足以為朝廷長亂之原下足以為風俗衰陵之漸是以古之聖賢小而處一鄉大而治天下必使其人輕去就利重惜名節而後已何者世之盛衰視風俗之厚薄風俗之厚薄視名節之輕重苟世雖盛也而名節輕則風俗薄而不救其所以亂世雖衰也而名節重則風俗厚而不害其所以治昔者東漢之季士大夫人人有輕勢利之心故鼎鑊之威不能移忠臣義士之氣陳蕃李膺之徒談笑入獄延頸就誅有死而已不能偷生以附權倖其後曹公挾震主之勢高爵厚祿以招誘四方之豪俊

之以名啗之以利而猶不從則挾之以威脅之以勢然魯國男子慨然爭之以至終其身而不敢取蓋先王之澤雖衰而烈士之風猶在士之輕去就利而重情名節皆賢豪名卿大夫有以唱之故清議振於上而風俗厚於下後之為士者不然其視勢利之崇不啻太山之重而弃名節不啻一羽之輕也故其嗜利之心如販夫販婦未嘗有稍廩升斗之獲一朝而得千金其素所蓄積者狹隘褊小而卒於得之自以為不貲之富故其志小而易以利動為士者既以此自衒而上之人且從而市之故愚以為名節之不重始於士大夫重利太過而名節之不立始於為學者趨利太急重利太過則失人趨利太急則失己失人則所得皆進取之士其弊也害教失己則循物而有苟得之心其弊也害道是二者皆非所以厚風俗而立教化也某不佞切有志於此久矣頃者朝廷大明黜陟以賞罰天下之士近自畿甸遠至郡國崇飾學校作新天下之材治將有以振起末俗

追復三代之風閣下以真材碩德實當其任用是輙進其說於左右夫簿書獄訟俗吏之所為而移風易俗儒者之高致也往時朝廷患學者之溺于習俗而不知正道故設為庠序經術以教之由是世之學者考古而大諭於聖人見理而不溺於異說可謂盛矣自元豐以迄于今三十年間士風四變大者棄利便以取世資小者飾妖言以譁衆聽求其守道純正足以激流俗而振頹風者百无一二豈人之才斯行固有時而輕重耶夫三代之盛略其文而責其行取其實不取其華敺之以名利以争之地而觀其無奔競欲得之心故士推務已而風俗自醇僥倖不生而人知廉恥今之垂紳搢笏從容於廟堂之上者皆昔之草野飢餓之士守死而不徇流俗之人也然則使之一旦遭世变而勲畏途履危機而蹈水火固知其不捨已而徇人矣夫富貴爵禄人之所甚好而貧賤飢餓人之所甚惡也然義有取舍則所就有重輕使所好有甚於爵禄富貴所惡有甚於貧賤飢餓

則寧凍餓而不為富貴寧飢餓而不為爵祿是何也不以所重易所輕也今之學者急於名利富貴之途而重有飢寒凍餓之患降志辱身以求媚於世者多矣名節之不立蓋始於此夫飢寒守死之士進取者之所不屑而王公貴人之所借以勵天下者也自閣下之來蜀之斈者自布衣至於士大夫群至而雜立乎屏廡之下賢不肖固不逃乎執事者之輕重然其間卓然以清節自誓足以副天子興斈置師与閣下推誠誘進之意者將何人哉某眉之賤士也自弱冠游於京師凡十年自顧愚陋不足以為當世取舍故未嘗輒求聞於縉紳先生會去年春龍飛策士陛下不以其微賤擢之上第今者幸得託鑪錘之間行將入仕以成其所學於世矣不識執事者將何以教之敢夫千金之子志在於千金則与之以百金而不動万金之子志在於万金則与之以千金而不顧何則其所挾者在於千金万金而百金千金所不能動也士之為己而能自重其所挾持者遠則其

所不屑者愈大故舉天下之大而彼有所不屑焉則其志又不特千金万金之比矣古之人其取人也必觀其所不屑然後許以名節而士之自立於世亦必能有所不屑然後可与論名節今世之狹小之士内懷穿窬之志外飾浅近之行而曰我爲名節者皆中蠹之士是竊其名以自售也其自時有不得已而少取焉者非固守之士是与世而俯仰者也夫与世俯仰及竊其名以自售使其人一日得志焉則俗之敗壞必始於此故愚願閤下留意於此焉伏惟閤下望重而德尊愛民而好士寬厚忠義之資足以消刻薄矯詐之風公廉正直之操足以激貪鄙僥倖之俗士之進見者皆穆然有得於眉宇此其求之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惟閤下怜其有志而恕其狂愚取其一時之言而期之異日之効則某之望於閤下豈徒西蜀蓋將由是而達之天下嚮之士大夫之間舉天下之衆皆知名節之爲貴則某之志於閤下又將有大於此也

卷末